

## 摩耶精舍·安度餘年

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底「摩耶精舍」構築完成，於是購置傢俱，佈置庭院，張大千全家大小遂於秋風初起時，遷入了位於臺北近郊外雙溪至善路二段三四二巷二號的新居。

遠遠望去給人的感覺是：「谷口人家十二三，家家窗戶得晴嵐；千章雲木秀而野，一脈流泉清且甘。」兩山聳峙，溪水中流，嵐翠迎人，流泉清越，待行至新居附近，則是：「細草生溪綠，叢筠覆臺幽；江鄉自蕭瑟，岸柳當輕柔。」翠竹叢生，綠苔泛錦，雖然時序已屆初秋，沿溪垂柳依舊嫵娜多姿；隱居青山綠水之中，心安神適的安度餘年，此時的張大千真箇是得其所哉了，因為「六言詩」云：

我欲抽絃去軫，無音乃是知音；

千古解人元亮，偶然短吟長吟。

「摩耶精舍」命名的含意，乃取諸佛經典故，佛祖釋迦牟尼之母「摩耶」——古寫應為「摩邪」，據說「摩邪」腹中有「三千大千世界」，因此「摩耶精舍」亦即「大千精舍」之意。

### 隱居林泉吟風弄月

這所精緻幽雅的居處，頓時成爲藝文界人士聚集的中心，張大千曾引用陶淵明「歸去來兮辭」中的語

句說：「園日涉以成趣，門雖設而常關。」而「摩耶精舍」的大門却是始終爲朋友們常開的，他說：「我要改『常關』爲『常開』，我一生愛熱鬧、愛朋友，回國定居的最大目的，就是要常與親朋友好談古論今，人生至樂莫過如此！」這座精緻的林園，幾乎是很快的便馳名中外了。然而張大千仍然在不停的修建增飾，添築亭舍，移植花木，擺設盆栽，拓石鑿池，似乎大大小小的工程經常在「摩耶精舍」中進行着。來往的友人們時常都能感受到與先不同的新奇趣味，也時常獲得一些意想不到的驚喜。每當這些心血和巧思所構築的園林，引起友人由震撼而由衷的讚美時，大約就是張大千最高興的時候了。

魏晉南北朝以來，隱逸思想大爲盛行，息影林泉，吟風弄月，成了士大夫的最高理想。都說陶淵明是隱逸思想的鼻祖，其實他根本沒有隱逸生活的條件。江淹嘗言：「有耕織伏臘之資則隱矣！」意思是說有了充裕的資費，方能應付隱逸生活之所需。所謂：「苑以丹林，池以綠水，左依郊甸，右帶瀛澤，侍姬三四，趙女數人。」陶淵明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氣候。他從小就在苦難中成長，雖然曾經宦海浮沉十年之久，却始終宦囊羞澀，兩袖清風，毅然決然辭官歸里，躬耕於廬山之下；家中又迭遭回祿之災，田裏且天災不斷，入不敷出，捉襟見肘；白天希望早點入夜而上床睡覺，以免飽受饑餒的煎熬，晚上則盼望晨鷄啼鳴，俾能披衣起床，少受一點酷寒的折磨；像這樣吃不飽、蓋不暖的窮困生活，那裏談得上隱逸思想。陶淵明的境況雖然悽慘，但是他絕不氣餒，常言：「豈不知辛苦，所懼非饑寒；貧富常交戰，道勝無威顏。」他只希望「敝廬何必廣，取足蔽床席。」意思是說房舍不必寬敞，能够放下床鋪也就够了。「耕織稱其用

，過此奚所須。」祇要有衣服穿，多餘的布帛也就沒有什麼用處了。「豈期過滿腹，但願飽粳糧。」不敢奢望山珍海味，祇要能够果腹也就心滿意足了。像他這種飽經窮苦摧折的生活窘迫情形，如何隱逸得起來？因此，有人說隱逸生活必須要有「隱」的令名與「逸」的資財才行。名揚四海而求「隱」，衣食豐足才談得上「逸」，華屋瀛澤，奇花異草，珍餚美饌，高車駟馬，穿綢着緞，呼奴喚婢，才算是隱逸生活的極致。如此說來，歷代以還符合隱逸生活條件的人雖然不在少數，但絕大部分都無法超過張大千的闊綽。

### 姑蘇紅梅花碩且豔

張大千的「摩耶精舍」中的花木、奇石、盆景，大部分都是由海外運來，輾轉萬里，不忍相棄；一方面是因為他一往情深，澤及萬物，另一方面也為中國起造園林，創下了一個輝煌的紀錄。單祇以點染園林的梅花而論，就曾數次派遣專人前往國外訪購名種梅花，除了散植於「摩耶精舍」各處以外，並獻贈「慈湖」、「中正紀念堂」和「國父紀念館」等處栽植。單是一株花開如酒盞的紅梅，就是由日本移種於「八德國」，又移種於「環華菴」，再移種於「摩耶精舍」者，曾有一首「咏紅梅」詩云：

如此風標絕世無，認桃辨杏忍相誣；

從人去作櫻花看，信是胡兒祇識酥。

據說這株開花奇大的紅梅，係自日本江戶「賢崇寺」乞得，花碩而豔，寺僧言早年由姑蘇渡來，張大

千分得一株種於「八德園」中，值其繁花怒放時，巴西人士不識，咸謂：「今歲八重櫻開何早也！」張大千因戲拈小詩以諷之，後來移種「摩耶精舍」後，花盆豐豔，常於梅邊與友人合影留念，引為平生樂事。

### 三百五十年前扁柏

「摩耶精舍」之幽雅靈秀，得力於內、外雙溪的環流，與四圍青山的襯托，再加上張大千的藝術巧思，遂使這座規模不算太大的園林，隨着主人的構想和意會不斷在變化和創新。從「故宮博物院」沿着寬闊平滑的柏油馬路，再向山谷中進去，不過是兩箭之地，小橋南側第二家，便是「摩耶精舍」的所在地了。

朝向西南谷口的月白色大門上，有一排精美纖柔的圖案花紋，門楣上是原木色的草書白色字體的「摩耶精舍」匾額；進得門來，翠綠色的塑膠草坪，充滿着一片盎然的生機，兩邊都是碩大的名貴盆景，尤以門房陽臺上的四盆三百五十年以上的扁柏，扭曲多姿，氣象獨特，最為奇兀動人。建地二百坪，中西合璧式的四合院兩層建築，周周正正的聳峙在面前。塑膠草坪的盡頭，四合院與鄰家之間，有一方清澈的池塘，地方雖然不大，但是經過巧妙的安排與佈置，却顯得無限的深邃與幽謐。那方池塘啊！最多也不過二十來坪大小，看起來却如深山幽谷，原因是幾塊奇拙厚實的大小石頭和高低不一的巨型木頭，使人產生了立體的錯覺。靠近鄰家的院牆處是一排濃蔭垂絲的楊柳，巨木與大石間有各種花草與樹木，塘中有曲橋橫架，背景是深幽莫測的景觀；祇是一瞬間，便把人們的視線與感覺整個吸引住了；這是一種巧奪天工的藝術。

配置，深得中國園林佔地不大却感覺遼闊的神髓。

### 黃山縮影中華園林

走進四合院中央天井，約莫不到半個「籃球場」大的地方，修築了幾條曲徑，開鑿了兩方池塘，因為面積太小，只好以曲折深幽取勝；兩方池塘以小橋相通，沿迴廊處並有溝渠連接。原本是要引溪水上來，却未能如願，只好以自來水循環使用的方式，反覆流動；渠中有卵石、野花，池中有水草、錦鯉，四周更是奇形怪狀的巨石，到處種植着名種的芭蕉、海棠、梅花、芙蓉。特別是池邊巨石上的那幾盆名貴的黃山松，盤曲倒掛，姿態奇絕，配合着盈側的巨石，眯起眼睛望去，雲蒸霞蔚，峭壁孤松，奇峰突起，雲煙聳翠的景象，簡直就是黃山景致的縮影。

從天井中穿出就是「摩耶精舍」的後園了，面積不算大，甚至還不到三百坪，呈三角形，尖端便是雙溪的分流處。大凡溪水河流都是越匯越大，唯獨雙溪却由此處分開為內、外雙溪。沿溪處以鐵絲網住石塊作為基礎，建有一排彎彎的長堤，溪澗中怪石嶙峋，溪水一天到晚沖擊着溪石，發出潺潺、淙淙、嘩嘩甚至嗒嗒的聲音，彷彿有一班樂隊繼續不斷的在演奏音樂，有時是輕柔的小夜曲，有時則是奔騰的樂章，端視溪水的漲落而定。先說長堤的南端與鄰家接壤處，築有一段宮牆，遮住了視線，臨溪建有一座長方型的茅棚，原色木柱，竹梢作瓦，綠色的地氈上是兩排淺黃色的連背坐椅。張大千在隆冬園梅盛開的時候，

經常邀集至友在棚下大啖「蒙古烤肉」。可惜年事已高，回憶昔年在故都北平，吃到正宗的蒙古人作出來的烤肉，動輒有十幾碗的紀錄，如今却一碗已足，再好的滋味，也只有望「肉」而興嘆了。

## 青山四合嵐翠迎人

走過一段沿溪堤岸，可以眺望四周青翠的山勢，欣賞滿園的扶疏花木，繞過重重疊疊的巨石及盆景，盡頭處築有兩座相連的茅亭，分別取名爲「分寒亭」和「翼然亭」。「分寒」是採自李彌的詩句「人與白鷗分暮寒」；「翼然」則是出自歐陽修的「醉翁亭記」之「有亭翼然」。雙連亭同樣是以原木及竹梢搭建而成，亭柱上懸掛着「獨自成千古，悠然寄一丘」的木刻楹聯，巨大樹根鋸成的木桌及木櫈，擺設於亭子中央，頗富古拙樸素氣氛。

「翼然亭」外便是內、外雙溪分水之處了，山溪由山中奔流而下，至此一分爲二，整個「摩耶精舍」成爲一個半島形的態勢；此處溪聲盈耳，白鷺翩跹，青山四合，嵐翠迎人。置身其間，但聞鳥語、水聲，風過林梢，松濤陣陣；但見白雲悠悠，綠意襲人，流泉飛花，山野人家；繁囂的市聲與市廛已不知去向，恍若置身世外仙境。

雙連亭是「摩耶精舍」地勢最高的地方，夏日可以臨流誦詩，迎風吟哦；冬天可以面對暖陽，靜觀梅花吐蕊；春晨可以霧中賞花，秋夕可以橫臥觀月。由雙連亭再往前行，迎面是一排溪岸長廊，同樣是以竹

稍爲頂，圓木爲柱，外面臨溪，內面是一處狹長的「鶴園」，灰鶴褐鸞悠然來去，溪岸風光也使人目不暇給。

## 斯人長臥梅丘巨石

成直角形的兩道長堤與四合院兩層建築之間，便是呈三角形的「摩耶精舍」後院，後園的中心精華地區，應屬「梅丘」與「影娥池」。「梅丘」是一公尺高的土丘，上面豎立着由「環萼菴」運回的梭形巨石，那是張大千在美國卡爾爾海邊濱石鄉社發現的。因爲他酷愛梅花，鑒於古人有「梅林」、「梅村」、「梅苑」、「梅園」與「梅塚」之類的名字，爲了不落窠臼，才想出「梅丘」這兩個字，在「環萼菴」內堆土爲丘，將這塊巨石豎立其上作爲標識。

「梅丘」巨石呈灰藍色，屬於水成岩，質地尚不及「觀音石」精美，但張大千却愛如至寶，萬里迢迢的從「環萼菴」運到「摩耶精舍」，照樣的堆土爲丘，亦命名爲「梅丘」。

據說在他發現這塊巨石之時，就預定要作爲百年之後的墓碑看待，構築「摩耶精舍」時，仍然一本初衷，曾有「題梅丘石畔梅」詩云：

片石峨峨亦自尊，遠從海外得歸根；

餘生餘事無餘憾，死作梅花樹下魂。

## 十里荷香盡入小園

「梅丘」附近遍植梅花、山櫻、海棠、翠竹、蒼松、芙蓉，另外還有一缸缸的荷花。因為園地面積不算太大，沒有足够的地方培植荷花，而張大千除了愛梅而外，荷花也是他愛之若狂的花卉，對於臺北植物園中的荷花時常稱譽備至，植物園的植荷專家們說是可以爲他移植一些在缸裏，佔地不多，保證夏天就會開花。

起初張大千還有點懷疑，眼看十來缸青線浮水面的嫩荷搬到「摩耶精舍」時，就心如此瘦弱伶仃，那能開出豔麗的花朵；不料天氣漸熱，荷葉逐漸挺拔起來，入夏後含苞吐蕊，不亞於荷池花色，張大千逢人便稱讚說：「人家畢竟是專家啊！說是會開花，如今果然開嘍！」

面對丰姿嫵然的荷花，張大千畫興大發，诗情正濃，一幅幅生動曼妙的荷花收入絹紙，一首首嫵媚灑脫的詩篇脫口而出。諸如「朱欄過雨黃月生，綃衣初試五銖輕；稍憐翠珮紅粧句，不稱江妃出浴情。」

「明月曾呼白玉盤，多情更照玉欄干；香風一夜西風滿，水殿羅衣訝許寒。」

「抱月飄煙畏曼身，淡濃梳裹總是新；江妃身惜凌波襪，肯受人間半點塵。」

「不施脂粉不濃妝，水殿風微有暗香；要識江妃真顏色，晚涼新浴出蘭湯。」

只是幾缸荷花而已，張大千却以他豐富的想像力，閉目冥想萬頃花海，十里荷香，破塘橫江，水殿溪池的花開盛況，曾有巨幅畫荷，並題詩五首云：

百里平陽蕩畫橈，綠房翠佩暗相邀；義之解作南門賞，餘韻餘風定未遙。  
葉嫩花嬌月初上，纖腰如玉逕須扶；江皋佩解何人見，羅襪塵生定有無。

露濕波澄夜寂寥，冰肌怯暑全未消；空明水殿冷冷月，翠扇殷勤手自搖。  
輕送蘭舟隔遠天，鱗鱗波漾畫樓前；月明南浦西風急，驚起鴛鴦不並眠。  
酒暈微消粉汗香，華清初遣試蘭湯；碧雲不解籠嬌面，淒絕他年太液旁。

夏日「摩耶精舍」的荷花盛開時，張大千經常由夫人徐雯波陪伴，拄着竹杖，往返欣賞，移時不倦，嘗言：「面對紅白荷花，彷彿整個世界都丟在腦後了！」可見他對美感的追求是多麼的狂熱。

### 影娥池美太湖石堅

爲了想在月明之夜，留住月娥的情影，遂仿照漢武帝御苑中的名池，在「梅丘」西側增築了一座「影娥池」；不過是幾個桌面大小的面積，却因曲折有致，看上去頗爲壯觀。池中錦鯉游來游去，池畔是密密麻麻的繁茂花木，山石上流瀉的清流，經由水渠，潺湲注入小池，景色幽美極了。就連一向不贊成他多動工程的張岳公，也帶着欣羨的表情，用四川家鄉話讚美說：「老弟臺，你真會耍啊！」

再從右側甬道遠到四合院前門，臺階旁有一塊巨大的太湖石，是名石收藏家楊春風從花蓮運來送給張大千的；進門玄關處右面是電梯間，四周羅列奇石盆景，迎面牆上是當代藝壇名家合繪的巨幅「富貴長春

圖」；右間是飯廳，左轉是大客廳，几上盡是價值難以估量的奇石，來自世界各地，千奇萬狀，令人眼花撩亂；再進去便是一間大畫室兼會客室，畫桌上鋪着白色羊毛氈，擺設各種繪畫紙張與筆墨顏料，一方碩大的石硯，據說是張大千以巴西石自製的珍品，易潤墨而不易吸水，比「端硯」尤佳。

### 畫室千秋美髯少年

「摩耶精舍」的大小客廳總計有四個，每一個靠牆櫥櫃及几案上都放置着一排排、一列列色彩古樸、形狀奇特的奇石。大畫室的畫案背面牆上懸掛着張大千父母及兄長的放大照片，正牆上是曾農髯老師的一幅墨梅，曾老師是半路學畫，雖然技法不見得有何高明之處，但却以文人的風雅情懷，充份表現出了梅花的孤傲韻致。另有曾老師的四幅條屏，以古拙遒勁的隸書，寫的是左思「三都賦」中的「蜀都賦」。大畫室壁上的其他書畫經常更換，張大千喜歡把他收藏的名家作品輪流掛出與來客共賞，同時也可以避免塵封太久，定期拿出來透透空氣。有一幅張大千三十歲的自畫像，黑鬚拂胸，雙目炯炯有光，神采奕奕，意氣飛揚，有許多名家題款：

揚鬚頹的是：「秀目長髯美少年，松間箕坐若神仙；問誰自寫風流格，西蜀張爰字大千

方地仙題的是：「咄咄少年，乃如剗髯；不據扶餘，復歸中原。」

辛靈題的是：「胸有詩書迥出塵，苦瓜畫裏認前身；誰知三十美髯客，筆底千秋歷古人。」

大畫室進去是臥室，樸素雅潔的陳設，窗外便是後園的「梅丘」與「影娥池」。由電梯上樓，有客廳、臥室、小畫室、裱糊間及儲藏室。三樓頂上又是盆景處處，爭奇鬪勝，有涼亭兩處，可觀日落日出，可品茗納涼，有一具長方形的白石雕花茶桌，據說也是從「八德園」中運來的呢！樓上的小畫室窗明几淨，不遠處便是三隻靈猿棲息的檻籠，張大千作畫之餘還不時的同牠們逗樂呢！這間小畫室也到處擺滿了牠心愛的奇石，平常他都在樓下大畫室中作畫，遇到客人來訪時，他也照畫不誤，如果談得投機，他就越畫越有勁兒，經常還會出現一些神來之筆；倘若來客語言乏味，他就意興索然的長嘆一聲，把筆一丟，大呼：「不想畫嘍！」因此，當他要趕畫而又怕訪客打擾的時候，非得躲到樓上小畫室作畫不可。

#### 四季花開心滿意足

春天杜鵑盛開，櫻花吐豔；夏天缸荷娉婷，紅妝出水；秋天楓葉醉紅，籬菊披金；冬天梅花綻放，一片香雪；靈猿跳躍，灰鶴徜徉，曲徑通幽，渠塘激澗，真箇是世外桃源，人間仙境。然而張大千在一幅「桃源圖」上，仍不免題詩大發牢騷云：

種梅結宅雙溪上，總為年衰畏市喧；

誰信阿超纜到處，錯傳人間有桃源。

因為這一帶地區關地建屋猶如雨後春筍，有些建築商人居然大登廣告，說是在陽臺上可以俯視「摩耶精舍」的園林美景；張大千頗為不耐，想不到他精心構築的園林，竟作了人家宣傳的對象，心裡著實窩囊透頂，然却無可奈何，只好以詩句來排遣愁悶了。

然而，大體說來，張大千此時已經心滿意足了，不但在畫壇上奠定了一代大師的崇高地位，而且在世界藝術史上也有他穩固的一席之地。尤其是包圍在四週的濃郁友情，以及傳統的中國風味，都是他安度餘年的最佳條件，他的毅然決然回國定居，事實上確屬明智之舉。

